

卷

精校  
網鑑易知錄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之九

通鑑綱目定本

漢紀

太祖高皇帝姓劉名邦字季沛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壽五十二歲而崩帝路遠大抵襲秦所以漢治不能復古也

**綱**乙未楚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劉邦元韓三年○雍王章即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西魏王豹河南王中陽殷王司馬卬代王趙歇常山王張耳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遼東王韓廣燕王臧荼膠東王田市齊王田都濟北王田安元年○是歲秦亡新舊大國三小國十七為二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十國而韓塞翟連東膠東齊濟北七國皆亡又韓王鄭昌齊王田榮元年定十五國

子嬰奉檄符節以降沛公至霸上西安府城東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印綬封皇帝璽符節降軹只

道在西安府城東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祝吏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

特筆也漢之所以得天下也以此故高帝入咸陽則書曰光武見十除秦苛法光武至河北則書曰除秦苛政二漢之興宜哉九卷○沛公入咸陽

秦都今西安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民藏之以此得其知天下阨塞要地邊戶

口民多少民強弱地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公

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

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言公乃還軍霸上悉召父老豪傑謂曰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也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

悉除去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惟恐沛公不為

秦王項籍詐阮鏗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

蓋深如火益烈其新刈之慘復一秦耳果何以慰斯民之

望哉綱目不止書阮而書曰詐阮則籍之罪又浮於起矣

綱鑑易知錄

卷之九

漢高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星若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絲同戎起過秦中秦人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楚諸侯吏卒乘勝折新辱奴虜使之秦吏卒多怨竊言羽計衆

心不服至闕必危於是夜擊阮二十餘萬人新安今河南河南城南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沛公

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始皇帝冢大掠而東沛公入關其雍雍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

屠咸陽殺子嬰始皇帝冢大掠而東沛公入關其雍雍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

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若暴也子嬰不書王已降也書屠始此明者搗然可想今書項籍破關振冢屠殺大掠其

忽震蕩之勢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目或說稅沛公急遣兵守函谷關在河南河

視沛公真鷓鴣之比祥鸞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無內納諸侯軍沛公從之項羽至大怒攻破之進至戲安府臨潼縣東饗士卒欲擊沛公時羽兵四十萬在鴻

門在戲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見范增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

小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良為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因固要張伯

入見沛公公奉卮酒支飲酒為壽上酒曰約為婚媾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

守關者備他盜耳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項伯許諾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去具

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謝羽因留飲范增數

目羽舉所佩玉玦決如玉佩也示之者三示以當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

為壽畢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

闖上聲干也直入填輯人目視羽張怒而頭髮上指目皆盡目際裂羽曰壯士賜卮酒一生義肩噲立飲

噲之羽曰能復飯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

王之見八卷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

耳竊為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沛公遂起如廁次也脫身獨騎噲等步從起霸上留張良使謝羽羽問

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

衣婦夜行  
沐猴而冠

秦降王子嬰燒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冢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險阻帶河河渭四塞之地四面有山河之固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又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婦夜行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也冠以喻楚人性躁不耐久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止齊陳氏曰項氏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哉夫變之來也無常不可以逆定而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必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是故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茲工於謀者有術中之陰禍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網以伺魚也而願以得鴻天下之事又焉用專於其所忌而淫怒以逞哉彼范增者滋羽之暴徒欲斃漢於一擊吾恐沛公雖死天下之為沛公者可謂詩國風新臺也盡殺耶謂之篇離麗也

義帝

四楚霸王

立沛公為漢王

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項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乃陽尊懷王為義帝徙於江南彭城都郴且森反今湘二月項籍自立為楚西霸王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今江南徐州立沛公為漢王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以巴今四川蜀重慶府城都府道險秦之遷人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

王巴蜀漢中今陝西都南鄭今漢中府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章即司馬欣董翳以距塞漢路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為西魏王立中陽為河南王司馬卬為殷王徒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英布為九江王其苗為衡山王共敖為臨江王徙燕王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徙齊王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安為濟北王

夏四月諸侯罷兵就國漢以蕭何為丞相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眾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絀於一人之下而信同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章邯司馬欣董翳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今漢中府褒城縣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

漢以蕭何為丞相

遺張良歸養民以致賢

道路險不容行架木為棚而渡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名曰棧道在褒中縣東北

漢高帝

張良說漢道王燒絕樣

張良復歸漢

韓信為大將

蕭何給軍食

奇食亭長

乞食漂母

愛辱少年

國士無雙

致堂胡氏曰人有常言皆曰用賢所以養民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此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也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之用而上之所得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禍以鑿矣蕭何有見夫此而高祖聞言即悟漢業之興宜哉

五月齊田榮擊走齊王都遂試膠東王市自立為齊王秋七月使彭越擊殺濟北王安又擊破西楚軍田榮聞項羽徙田市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拒擊都走之因留市不令

追擊殺之是時彭越在鉅野見上卷有眾數萬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田安殺之遂并王三齊

越擊楚大破其軍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去歸漢

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也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留蕭何給軍食八月還定三秦雍王卬迎戰敗走廢丘塞王欣翟王翳降

初淮陰今江南淮安府人韓信家貧無行數朔從其下鄉南昌亭長西亭長見八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葷肉食

信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猶言公子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或眾辱之曰若也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

信仰視適見滕公嬰侯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悅之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

即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於王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二日何來謁王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王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

韓信登壇之對

張良遺書項王獨愛知人之名

緩兵上策

當就死以報母

能鬱鬱久居此乎。於是王欲召信拜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亡也。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丞相

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料勇悍，翰仁疆，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聲因去，噫汚去聲，叱策去聲，千人皆

廢伏也，然不能任屬託也。賢相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虛和。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玩平，敝忍不

能予刑圖削也，言已刻封爵之印，手持不捨至印角圓熟尚忍而不能與人也。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見上，而都彭城見上，遂義帝置江

南見上，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為霸，寔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

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雍王卬、塞王欣、翟王翳，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

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及項王坑秦卒，惟此三人得脫見上。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雖上。而楚彊以威王之

見上。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見本卷。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見上。秦民無不恨者。今

舉而東，三秦可傳檄吸也。檄者，陳彼之惡說而定也言不足用兵也。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部署處分。諸將留蕭何收

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秦縣名，今陝西鞏昌府兩當縣出，章邯迎戰，敗走廢丘即都今陝西西。王至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欣

皆降。張良遺書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屏山劉氏曰：人謂何能識韓信，不知信之英特，亦易識耳。漢母識之於飢困之時，滕公識之於刀鋸之下，惟何之言能必行於高祖，此所以獨受知人之名也。

須溪曰：子房妙處在道項王書，又并遺以齊梁反書，使羽事齊而不事漢，真得緩兵之上策矣。

綱王陵以兵屬漢。自陵沛今江南徐州沛縣人，聚黨居南陽今河南南陽府。至是始以屬漢，楚執其母，欲以招之。其母因使者語

去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

郭大有曰：嗚呼母識為女丈夫也。然其死陵致之矣，方其歸漢之初，預圖全母之計，則孝得以盡於母，而忠得以盡於漢。臣子之道，兩得之矣。知不及此，陷母被執，當求生道，萬不得已，棄漢歸楚，如徐庶之降曹操，視

漢高帝

三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其可輔則輔之其不可託故遠遁復歸於漢可也真不然漢業既成母靈已慰當就其死以報母胡乃安享爵祿以終天年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况陵之去就得以自專今為功名而臨親於死獨何哉徐庶見二六卷

**丙申** 西楚二年。是歲楚常山河南韓彭張敖七國皆亡。凡二大國及代九江衡山臨江燕。冬十月。西楚霸王項籍弑義帝於江中。嗚呼君臣天地之大義也籍世為楚將北面事之義帝懷王之孫項梁立以為君誅籍而籍反弑帝其惡可勝道哉揭而書之稱國稱爵稱名所以著籍強暴大逆之罪至 **目** 項籍使人趣從義帝

是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然後義兵可舉人皆得而誅之矣密擊江中果可以欺天下乎 **目** 項籍使人趣從義帝行。自彭城。其大臣稍稍叛之。籍乃密使吳芮、鯨布共弑擊殺之江中。**綱** 漢王如陝。南府陝州。撫關外父老。**綱** 十一月。漢王還都櫟陽。在陝西西安府臨潼縣名萬年城。 **綱** 春正月。楚擊齊王。榮敗走死。楚復立田假為齊王。 **綱** 三月。漢王渡

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以陳平為護軍中尉。 **目** 陽武。今河南開封府陽武縣。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 烹牲也 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平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事魏王咎為太僕。不用。去事項羽。殷

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去聲。歸羽。乃挺身仗劍。間諒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與語悅之。問居楚何官。曰。為都尉。即拜都尉。使參乘。 見十六卷 **綱** 主護軍。諸將盡謹。 詳也 王聞之。益厚平。周勃等言於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 飾冠以玉光好 居家時嘗盜其嫂。 按史記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 棄之。觀此則盜嫂之事經乎也。 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粃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凡伯聞之逐其婦而 今為護軍。多受諸將金。願王察之。王召讓責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

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子。 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女 考已。 殷高宗子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母 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 去聲 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魏王不能用平。故去。項王不能信人。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兄弟。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 史記平渡河船人見其 裸身來。 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 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怒。乃解衣裸。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

而佐刺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刺音戚船行也 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

而佐刺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刺音戚船行也 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

而佐刺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刺音戚船行也 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

漢王為義帝廢喪

董公遮說

漢王雖水之戰

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前已書籍大逆之罪此又書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則籍為天下之罪人不可自立於世而漢之師為有名矣表而出之以聲羽之大惡又以予漢之討賊也

目漢王至洛陽今河南河南新城鄉名三老官名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置三老一人掌教化董公遮說道而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

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殺之作殺同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發喪哀臨去聲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弑之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河南河東願從諸侯擊楚之殺義帝者

庸齋許氏曰董公請為義帝發喪能使沛公激發天下大機括而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為帝師亦未有此大計也

西山真氏曰不曰率諸侯而曰願從不曰擊項羽而曰擊楚之弑義帝者詞不迫而意獨至有古辭命氣象

綱夏四月齊王榮弟橫立榮子廣為王擊王假走之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漢太公

呂后歸漢王誠有為君討賊之心則宜痛心疾首縞素為資期於罪人斯得而後已今始入彭城籍尚通誅逆乃飲酒高會謂之何哉故書伐書入而不書討則漢之名義索然已盡然後籍得以破漢軍而太公呂后皆為所虜豈韓山王張耳河南王申陽項羽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以故漢王得率五諸侯韓山王張耳河南王申陽兵凡五

十六萬人伐楚彭越收魏地得十餘城至是將其兵三萬人歸漢請立魏後漢王曰西魏王豹真魏後乃以彭越為魏相國將其兵略梁地遂入彭城見上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破漢軍漢軍

入穀泗二水皆在彭城雖水在彭城南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為去聲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

欲過沛見八卷收家室道逢子盈漢王子名及女載以行而太公呂后為楚軍所獲諸侯復背漢與楚王問諫往

從微道致堂胡氏曰盤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使漢王於是時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敵哉今志不持而氣為帥粗於小勝而連欲生焉是以至於此耳且是行也直欲破羽之國都歟

呂封名於下邑今河南開封收其兵



隨何使九江

漢取教倉

蕭何守關

韓信擊魏

深得萃渙

則宜亟還榮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欲致羽而與戰則宜分部諸將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引日肆志寵樂而羣臣亦寂無諫者豈長平諸公不在行歟吁危哉

漢王遣隨何使九江凡使稱名不辱命也非是書使而已初項王擊齊徵召兵九江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布王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視大事當一面相之此三人則

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平倍楚留項王數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者官隨何請使王遣之

五月漢王至榮陽至危之也何危乎漢王仗義討賊王至榮陽今河南開封府榮陽縣諸敗軍皆會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傅著也未傅謂未著名籍給也榮陽漢軍復大振楚以故不能過榮陽而西漢遂筭甬道恐

鈔掠輜重故築垣牆屬連也之河以取教倉教倉在開封府河陰縣教本山名秦初教民築倉於此故名教倉魏王豹叛漢如街道是為甬道

漢王還標陽見上立子盈為太子太子國儲副君宗祧所主是時漢方倥偬乃能首建關中饑人相食

關中何漢所都也於是漢方外敗而根本之地飢人相食秋八月漢王如榮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漢之業亦殆矣哉然則蕭何之任重矣蕭何之功大矣

易之萃渙皆云王假有廟蓋謂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與天下渙散之時其總攝人心無過於建立宗廟使之知所歸仰此聖人特於萃渙二卦發其義也是時漢方立國適當萃聚之初而國兵新破人無固志又有渙散之疑漢王於此乃能首立宗廟社稷可謂王如榮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

深得萃渙之義矣假音格至也王如榮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開計關中戶口轉漕水調去兵以給軍未嘗乏絕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漢使酈生酈食說魏王約且召之約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王問食具其基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乳尚矣安能當韓信

騎將誰也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亦問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汝子耳遂擊虜約定魏地信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王遣張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悅初項羽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以陳餘不從入關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齊王田榮共襲常山耳亡走漢餘迎代王歇復王趙歇立餘為代王餘留輔

韓信破趙  
趙王而使夏說守代趙今此直真

李左車說  
陳餘

陳餘義兵  
出背水陣

李左車說  
韓信

定府冀州代今山西大同府蔚州

丁酉西楚三年漢三年是歲趙代九江三國亡十月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自韓信

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定府井陘縣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今井

陘之道車不得方也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微道絕其輜支重物車足下深

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大將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餘

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間諫視窺視窺視窺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猶息夜半傳發

傳令遣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依山自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而

易之令裨皮將副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餐小食也謂立駐傳餐而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水綿蔓水也在

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

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

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

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非置死地使人自為戰彼

將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

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餘聽足下計信亦已禽矣今願委心

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眾勞卒罷

疲其寔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彊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

兵北首去聲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僕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

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寔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米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是月晦日食綱十一月晦日食綱十二月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綱書以何歸功何也布未決歸而何能

至九江說黥布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布曰寡人北鄉向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與

楚俱為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為疆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版築為士卒先大王宜悉眾自將為

楚前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卷見上漢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乃無一人渡淮

者垂拱而觀其孰勝見同上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

王不倍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雖疆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卷見上而殺作義帝見上也今漢王收諸

侯守滎陽卷見上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能解楚不如漢其勢亦易見

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見八卷方急

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問諫行從微道與何

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牀洗先上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帷御飯飲從去官皆如漢王

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皋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

劉元誠與馬永卿論圍棋曰高低棋不甚相遠但高棋識先後著耳若低棋即以後著為先著故敗昔有高

棋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大喜過望比

識先後著也又有低棋曰梁武帝方棋景以窮來歸遠裂地而王之其利害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

而梁亡此以後著為先著也又曰圍棋有過行棋者必須是高棋當局為假王輒大起慢罵此梁武帝見三

雖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為假王輒大起慢罵此梁武帝見三

過行法也高帝適當局而迷耳使良平過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八卷

**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綱行而罷何幸之也**目**楚數朔侵奪漢甬道見上漢軍乏食酈食其曰昔湯

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武王南

鄉向稱霸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促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謂王食其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著

為大王籌之借前王所食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鐸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

趣刻印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圍棋

布

隨何說黥布

劉元誠論圍棋

</

借者壽

趣銷印

入殷發粟散財歸馬放牛示不復用見二十六卷二十七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惟無彊六國復捷而從之復屈而從大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步食在罵曰豎汝儒幾敗而汝公自謂事今平趣

銷印

同事異形

同事異勢

同事異情

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寔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虛惠而獲寔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定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覺此下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覺此卒憤激而異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水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難項羽喪其國都士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議變不可先圖與時連移應物變化此設策之機也○十餘說陳虎文記韓魏相攻期年不解陳軫謂秦惠王曰十莊子欲刺虎兩虎方食牛食甘而國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而有雙虎之名今韓魏相攻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定惠王從之果然宋義待秦之敵見八卷○伐趙之役見上六彭城之難見上

陳平請行

**綱**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亞父范增死謀主是亦賊馬耳然則其書亞父何書亞父見其為賊所尊也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骨鯁謂直言難受如骨之鯁亞父亞父之次於父也鍾離昧未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人意思信讒誠能捐金行間行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昧等及楚圍滎陽見上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為太宰牛曰太宰具饌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致堂胡氏曰史稱增素好奇計以事攻之增計不能奇也凡羽之恃強失道如漢王臨廣武而數之者未聞增有所諫止而兩雄角逐義理之端事幾之會楚每失之顧欲使壯士舞劍殺沛公於歡宴之間是一愚老人而已且羽所過殘滅為漢驅民而亞父不知其知尚不及外黃舍人十三歲廣武外黃而敢與良平敵乎高帝曰羽不能用范增所以成禽非也縱使用之亦不免耳俱見下

范增一愚

老人

不及十三

歲兒

漢高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漢王走入關

韓信誑楚

韓生說漢王

漢王走渡河

鄭生請據成倉

彭越燒楚積聚

外管舍人

五月漢王走入關彭越擊楚楚還兵擊之漢王復去聲軍成皋目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

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在陝西

必南走王深壁平勿戰令滎陽成皋見上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

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軍成皋

雙湖胡氏曰滎陽之圍急矣雖有三傑為之且奈何哉紀信以一身當之脫萬死於一生之間功莫大矣厥後論功行賞及於三傑及於諸將而雍盡且封侯矣信無一爵之贈漢真少恩也哉

韓信雍盡見十卷

六月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城皋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齊目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京周苛遂圍

成皋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在大修武東今河南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卧內奪其印符以

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皋欲西王欲捐成皋以東而屯鞏今河南

陽縣洛以距楚鄭生曰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教倉見上天下轉輸連糧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

滎陽不堅守教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教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在河南

府城之道距蜚狐之口在山西大同守白馬之津即遼陽津在直隸大名府滹縣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

謀取教倉目秋七月有星孛於大角八月漢王軍小修武遣人燒楚積聚特筆也事有關於成敗之故者雖小

王乃使劉賈盧綰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目彭越下梁十七城楚復擊取之目彭越下

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成皋成曰即漢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在河南

數日乃降羽欲盡坑錢之外黃令舍人親近左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

阮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從之梁復為楚漢王遣酈食其其說齊

下之酈食其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諸田宗彊近楚多詐雖遣數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

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東藩王曰善酈生乃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請問之生曰歸漢王曰

何也生曰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以責義帝之處見上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賢才樂為之用項王

有倍約之名見上有弑義帝之負見上記人之罪忘人之功賢人之怨之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

策也今又已據敖倉塞成皋守白馬距蜚狐俱見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納之遂與漢平而罷守備日與生縱

酒為樂韓信欲東兵聞之而止蒯徹後漢武帝時說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微使下之實有詔止將

軍乎且酈生一士伏也軼掉上聲也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城耳為將數歲

反不如一豎汝儒之功乎信遂渡河戊戌西楚四年冬十月漢韓信襲破齊齊王烹酈食其走高密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漢王復取成皋與楚皆軍廣武

半渡漢擊破之咎自酈漢王乃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山名在河南開封府河陰縣教倉之西就敖倉食羽聞之亦還軍廣武

相守楚食少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九是太公為楚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也俱北面受命

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汝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

益禍耳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挑身獨戰不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為也王笑

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因數上之曰羽負約王我於漢罪一見上矯殺卿子冠軍罪二見上卷救趙不報而擅

劫諸侯入關罪三破秦軍不報命懷王而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家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見上詐阮

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見上卷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俱見使人

陰殺義帝江南罪九見上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一羽大怒伏弩射石漢王傷胸王乃捫門也足曰虜中去聲指因病創傷也卧張良強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王從之疾甚因馳入成皋

雪航趙氏曰古先聖王治天下之道莫先於孝嘗見楚漢爭項王虜太公於軍中三年未聞漢祖畧有憂念之言及楚國成舉置太公於祖上而欲鼎鑊之其死生之機憂怖之狀在他入見之亦必流涕不忍曲求生道今而視其父如路人然方且數羽十罪以激其怒如果烹之漢王將何如耶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列聖父於鼎鑊之中而爭天下乎天子禮樂教化之主豈有無父之人而可以尊居九五者哉漢祖良心其斷刑甚矣然則如之何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收然樂而忘天下帝王處世之上策不在是乎

帝王處變上策

楚救齊十一月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虜齊王廣田橫自立為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目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圍窮戰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見上不足畏也進與漢軍夾濰水

濰水囊沙

東青州府諸城而陳信夜令平人囊沙以囊沙壅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追至城陽故城在青州府莒州虜齊王廣田橫遂自立為齊王灌嬰擊走之盡定齊地漢立張耳為趙王漢王還櫟陽見上留四日復去聲如廣武特筆也漢王可謂不敢自暇矣雖

之盡定齊地漢立張耳為趙王漢王還櫟陽見上留四日復去聲如廣武特筆也漢王可謂不敢自暇矣雖

六日討平之皆特筆也高見一卷光武見春二月漢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韓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偽許多變反復之國也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也來乃自立耶張良陳平躡

王足附耳語去聲曰漢方不利甯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

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二月遣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

分天下信謝之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過印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

數萬眾解衣衣去聲我推食食去聲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於此夫人深信親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

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謂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謂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

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謂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謂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

躡足附耳 假王真王 解衣推食 蒯徹說韓

漢初為箕  
賦不以背約  
累漢王

不急救父  
韓信背約

養虎遺患

韓信彭越  
期會不至

微曰楚漢分爭。智勇俱困。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強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向利而倍義乎。徹曰。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載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徹名性多疑。聞人聲輒登。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木上下不一。故不決謂之猶豫。齊遂謝徹。徹因去。佯狂為巫。秋七月。漢立黥布為淮南王。治江南揚州。江都縣。王。漢初為箕賦。目。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庫兵車馬。漢。以周昌為御史大夫。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書楚與漢約。何不以背約累漢王也。故太公寔請而。當是時。漢強楚弱。政自不必約。和然太公書歸太公於漢。則漢之此舉。為請太公。明矣。然綱目書楚與漢約。而不書漢與楚約。則見欲和者出於楚之本心。而漢王不急於救父。其惡。蓋自不言可知。况漢既得太公。乃始背惠。食言。進兵攻楚。故此明書解而東歸。而下書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則漢王。背信違約之失。又可知矣。目。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在河南開封府河陰縣。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飢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己亥。漢太祖高皇帝。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皆會。十二月。圍籍。按該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王不書。漢何漢。周殷。呂后。為書。誘歸功。賈也。項籍。何以籍負。君之罪。漢本志。於爭天下。而非純於討。目。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在河南開封府陳州。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

賊故綱目亦不得而純子之也。目。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在河南開封府陳州。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

漢高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漢軍四面皆楚歌

項羽不渡烏江

魯城弦誦之聲

漢王將將之能

破之漢王復堅壁軍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問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圍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即壽州見上卷兵迎黥布皆會十二月羽至垓下在鳳陽府靈璧縣兵少食盡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慷慨泣數行抗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史記項王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駘馬名騶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於是羽乃乘其駘馬從八百餘騎直也夜潰會圍南出馳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騶音追闕音闕歌終也

走渡淮至陰陵山名在江南和州城西北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台工聲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今鳳陽府定遠縣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因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於是大呼馳下斬漢一將一都尉殺數百人謂其騎曰何如皆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東渡烏江在和州亭長見八卷櫂以船待櫂附也櫂船附船者岸也江東雖小地方千里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因持羽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山名在山東兗州府東阿縣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羽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綱王還至定陶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見其急於制信如此然信號為善兵而漢王兩奪其軍如取聖兒之物則信亦未得為節制之師而漢王將將之能蓋尤不可及矣若夫信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王軍既奪而又復改封畧無一毫不平之意則他日疑而虜之是固漢王之過也